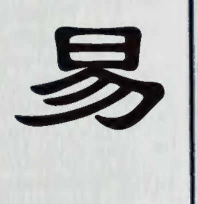


易守

易守卷八

歸安葉佩蓀學

上經

䷎ 艮下坤上

謙亨君子有終

謙卑下也艮坤因重撰本內外純坤而乾剛下止於三艮得乾之上剛其體最高而能處於卑地之下故名曰謙以謙而行則无事不亨而君子守之其德與福之在已者能常保而不失所以有其終也剛居三位象君子艮成終坤代終三處內卦之終象有終○馮氏椅曰一陽五陰之卦其立象也一陽在上下者

爲剝復象陽氣之消長也在中者爲師比象衆之所歸也至於三四在二體之際當六畫之中故以其自上而退處於下者爲謙自下而奮出乎地上者爲豫此觀畫立象之本旨也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陰性柔下初位復處至卑謙而又謙象謙謙初進遇坎出震（二三四成坎 三四五成震）象涉大川初柔極於卑順以謙謙君子之德止於下而不敢輕進常若臨深履薄而无失足之虞用此以上行而涉大川自小心遠害而吉也

六二鳴謙貞吉

震爲善鳴陽鳴陰和二承震後上應震前陰偶口開故皆象鳴六二柔中居正安處九三之下自得其謙故心安神暢而見於鳴以其得貞故吉也二四皆得正位而惟二言貞者二居九三之下讓功下賢尤得柔道之正也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三爲行位以艮止而成坎行震動象勞有終象與象同九三一陽爲羣陰所倚剛正動行爲勞而有功者乃降止下體勞而能謙君子之盛德也以此保其功

名必克令厥終而吉矣有終者據始之本有而言必
有善而後見其不伐有功而後見其不德謙所以仍
尙剛德也諸陰无勞不足言終九三惟勞而能謙故
彖辭有終之義惟三足當之
六四无不利撝謙
撝手舒布也艮爲手震動上出象撝六四柔據剛上
似失其謙而无所利然六四仍无不利者以四居上
體之下柔順守正其進於九三之上乃所以發撝其
謙德於外初非滿假以上人也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

陰虛象不富三剛在下鄰坤爲衆坎爲遊震爲長子帥師一陽五陰又成師體故五上兩爻皆取侵伐行師之象五居尊位本以剛實爲富乃用柔而不自富下任九三之勞謙而用其鄰之富虛已下賢而獨任以成功其象莫宜於命將專征故利用之以侵伐不服之人則以謙道治天下而功烈愈極其隆无以柔居尊爲不利矣○按居上而用侵伐乃不謙之甚者而聖人反以謙之五上言之何也一以兵爲凶器而以謙行之靡艱不濟舉其效之至者而究言之也一以謙德卑抑昧者或以柔巽爲君道病而不知溫恭

之至卽爲神武以見謙道之无可議也而其實則兵家之要無過於謙惟能謙者可以伐人自古師克在和兵驕則敗用謙之效自禹征有苗益發其義而後成湯饋葛句踐事吳莫敖小羅而死彘子輕楚而奔漢高屈禮於項王唐祖遜辭於李密羊祜施惠而吳士歸心陸贄作詔而叛軍感泣雖曲直不同正譎各殊而以謙道行兵大用之而定霸王之畧小用之而收攻取之威古今成敗之林罔不由此後之演雲鳥談奇正者亦皆附託於易然苐智數之末倖克之方而所以操必勝之本者則謙之爻義盡之矣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坤衆爲師動出震上象行上包五外象國坤土陰小象邑柔居上位下應九三之勞謙本以自卑之心反處至高之地欿然不安之意迫而欲宣故發於聲而鳴謙明其所處之有不得已者也夫事之不得已而後用者莫如兵尤莫如懲內叛之兵故用此鳴謙之道行師以征邑國則正其私屬之攜貳而不敢有勤遠畧之心乃不失其謙而能利也五上皆以征伐取象而位義有異五言侵伐者命討之權出自天子其行師无遠勿届故以五用九三爲天子不自用而任

將之象上言邑國者伐叛之舉近在國中其行師出於无可如何故以柔動至上爲自鳴無黷武之象要之上之征邑國卽五爻征伐中之一事特以上位爲邑而專舉之非五上各自用兵亦非五叉用上以行師也

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

天道謂九三乾體三陽初動於下爲震中行於內爲天惟艮陽至高而進於天上故九三稱天道天道本極於光明而其照臨所及必下濟乎物而光明愈顯於之艮在下體卽下濟光明之象也坤爲地道地惟

處於極卑其氣乃能上行以承天卦之坤在上體卽卑而上行之象也下與卑則極其謙光明上行則極其亨天地之道无不以謙而成化人事之所以惟謙能致亨也以卦體卦象釋謙亨之義○蔡氏淵曰艮之象曰其道光明謂艮陽止乎上陰不得而揜之故光明

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謙由剛下成卦故以外體居高爲盈內體居卑爲謙艮剛上覆象天道坤陰至外偶虛損上象虧盈艮陽

來三奇實益下象益謙卦體重坤象地道外坤西南陰變而消象變盈三剛成坎水流地中象流謙坤陰坎幽象鬼神陰上侵陽災眚並至（復小過上六有災眚）象害盈三剛富實下降於人象福謙三爲人位象人道上陰肆外高亢無輔象惡盈三剛居內震往得衆象好謙三在下卦之上象尊艮道光明象光三又在上卦之下象卑艮山坎水象不可踰夫盈以滿言尙未顯見其驕且悖也然方至於盈而已爲天地神人之所不容矣況旣盈者之必不免於驕且悖乎故人之名位利祿苟至於盈必將自敗譬如日之中月之望水之

滿巖崖之孤峻何嘗有不善而必至於傾昃頽潰者爲其盈也持盈者惟謙而已天道有虧盈而消息著地道有變流而衰盛分鬼神有害福而災祥見人道有好惡而從違異四者皆出於必然之數非謙鮮有善其終者故以尊爲尊者夸也惟謙之尊則愈著輝光以卑爲卑者鄙也惟謙之卑則莫能踰越光與不踰君子之所謂終者如此葢始若甚屈而終則大伸者也

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裒字書作掊

地形卑陷而其中隆起者有山則爲高爲深正以不

平而成其平者也裒廣雅云減也山高在上象多地窪處下象寡上六艮位失剛成坤象裒三亦坤體得剛成艮象益坎水法平地生度量象稱物艮在坤下似山與地平象平施君子觀於謙象而裒取其多以增益其寡所以稱量萬物之盈虛而平其施也

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牧養也艮爲育德象牧凡人居高者任情肆意不期驕而自驕居卑者降心抑志不期謙而恒謙初處至卑之地所以自養其德性也牧如牧圉之馴其性者然以用也用其所處卑位藉爲切實用力之資與復

卦五爻中以自考意同

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本无上人之心正處下賢之位能得其欲謙之心而无勿遂故發於中心而爲鳴也得者如欲仁而得仁之意二在三下樂其能謙而鳴也上居三上憂其不謙而亦鳴也樂者安之而无所強勉憂者愼之而惟恐不足憂樂之情誠於中而發乎聲故皆本心志而言乃性情之流露非致飾於容貌也

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坤爲衆象萬民柔順象服以一身任萬民之勞而不

自矜其勞故萬民咸尊服之人道之公好也

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坤道柔順象不違柔得正位成坎爲法象則四出三上似背乎謙之準則而以順正上撝其謙仍所以順從乎三剛而不違其至當之則也

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震行象征坎險象不服因其不服而後征之非驕兵也聖人之戒深矣

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謙之志慮以下人乃以柔居上而欲謙之志未得故

欿然自鳴其謙其道則可用行師以征邑國也可者僅可於此而不槩及之辭

證謙亨以隨事言所行无不通也有終以究極言至久无所失也

凡言利涉大川者皆欲其進往无阻之意惟初六言用涉大川是善其畏慎而不輕進其義與利涉不同全經惟此一語

郭京舉正云利用征伐並誤作侵字侵奪之義皆是越已之分非君子之所行按以侵伐字義分褒貶古無此例詩曰侵阮徂莒書曰侵於之疆皆贊美文武

之事司馬九伐之法負固不服則侵之賊賢害民則伐之其義殊無軒輊左傳有鐘鼓曰伐無曰侵公羊傳觕曰侵精曰伐穀梁傳包人民驅牛羊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均未嘗專以侵爲貶詞則爻象之非有誤明矣

九三不言艮山直言天道所謂乾剛坤柔艮剛卽體乎乾者也以此觀之凡卦體撰乾坤之例益明

變盈流謙揚子雲曰山殺瘦澤增高看作夷山塡谷之義與變盈意不合變盈如陽氣盛長而陰進以消之流謙如地勢極窪爲衆水所歸也

彖傳天道下濟地道上行卽是以卦彖名謙之本旨象傳言地中有山則是另取平施之象故兩象不致雜出舊解每謂山高而居地之下爲謙之象如是則地下豈復有山未免泥象而悖理觀夫子只以天道地道明謙象正以世无地下之山而羲文名卦所取本不在地山象耳

地中有山如言室中有物者然謂其有低處便有高處也中庸曰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凡山川原皆屬地其初積塊渾成自氣之鼓盪而有凹有凸故高山之下必有大澤若夷峻而注卑則亦適歸於

平而已所以地中有山見稱物平施之道也

裒多益寡與虧盈益謙數句語同而取義各異彖取

滿損謙益之意象言多寡均平之意故非重贅馮氏

椅曰凡大象皆別立一意使人知用易之道君子裒

多者以益寡者俾小大長短各得其平非君子謙德

之象也彖與六爻全无此意按馮氏大象別立一意

之說深得聖人本旨蓋謙字正義彖爻已盡此乃另

以地山取平施之象更不涉謙義也全經皆當以此

例觀之

老氏假托於易其於理欲公私之辨自不可混惟眞

言用兵頗似近之如云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爲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也夫樂殺人者則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又曰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又曰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與善用人者爲之下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此皆近似於五上爻義而爲古今善用兵者所祖也然其本原則仍有異蓋聖人之以謙用兵所謂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弗爲者後之祖述陰謀乃專爲行軍制勝之術而其心則見利而不顧義有

謙之名而无謙之實者也此又不可同日而語矣

䷏ 坤下震上

豫利建侯行師

豫逸樂也與謙反覆坤震因重撰本內外純坤而乾剛上出於四震行暢達陰氣之鬱塞者皆通故名豫而傳以爲怠者謙則不自貧崇故輕豫則漸卸弛緩故怠也豫非恐懼脩省之道故彖辭一无亨吉无咎之辭而但曰利建侯行師者言陰之亨豫无所利而陽之由豫乃可言利也帝出乎震一陽君上爲衆陰主象侯艮爲立象建二三四成艮坤爲衆坎爲盜三四五成坎

震爲長子帥師亦以一陽帥五陰象行師蓋能以豫
率衆則人皆樂奉以爲君而利於建侯人皆樂爲之
效死而利於行師此剛德之所以不自豫而所利乃
大也
初六鳴豫凶
九四震爲善鳴陽鳴陰和初陰應四口開象鳴初柔
居下雖有應而未交當守分而安處乃因應而攀附
其上至於意滿志得而鳴以求豫小人之貪鄙至此
必蹈於凶也
六二介於石不終日貞吉

二柔中立二位中艮爲立象介艮爲石卦以三畫爲一日二在離中之位象不終日九四爲諸陰所由豫初應三近五上同體惟二與四隔不相及以柔靜中正之德安止四下而無所求援其介持之操如石之鎮定而不可轉既無係戀則是非不眩於中利欲不摇於外其神清故其見明而行決幾之方動識力已定有不待終日者惟其得貞故吉也六二之貞亦非專欲棄豫而不居祇是无心於豫其行止自灑然无滯大傳所謂知幾也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盱香于反

盱張目也艮闕爲觀爲光明三仰視四象盱艮止坎疑三位反覆象遲六三失中不正近承九四而心豔之故雖盱上視而希豫志於躭樂悔必隨之雖其欲上猶下或亦知盱豫之非尚遲疑而不往然所謂知幾者不貴能疑而貴能決若徒懷觀望之心而躊躇不舍終必暱而就之故悔仍不免也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簪虞作戠應闕疑

震陽下伏之時陰氣結塞不通及其動出於上則陽德升發而羣陰皆由之以暢遂如一人乘時大行而天下皆被和順之休故九四爲由豫震往得衆象有

得解象往得衆也四多懼坎加憂爲疑故又戒以勿疑坤陰象朋盍本作盇覆合也簪古作撍虞氏作戠猶埴也衆陰翕聚象盍艮手震動坎水和合坤土象戠豫爲人之所樂附既能使之由已而豫則從者衆故可以大有所得然九四剛未居中或未極有孚之盛使於所得之陰謂其因求豫而附已誠意不屬遂生疑忌之心則人亦懷疑而解體故雖明知其慕豫而來愈勿疑貳而以忠信待之則朋之來合而爲我得者不啻水土黏和之親咸相應合而無所遲疑矣

六五貞疾恒不死

六五位本不正而下近四剛當震來而知厲時深恐懼而不遑自豫故謂之貞坎爲心病陰多係累象疾震爲反生又成坎爲難生象疾而不死五陰𡿨毗柔靡无挺特自强之節旣不敢溺於怠荒又不能忘其係戀踖然不寧之狀爲貞而不免於疾者然人惟躭樂之至則死亡速及五因有疾反以有所戒慎而不至縱欲敗度故可恒久而不死也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冥昏昧也渝變也陰高則迷象冥卒成之終象成上窮而變象渝凡人之於豫未得則慕之旣得則快之

及其得之久而習忘之則沈冥於豫反惛然而罔覺是豫之既成而不可悛改者也福過災生樂極哀至理數所極將必有渝變焉亦无可復咎矣六五貞疾是生於憂患上六冥豫是死於安樂孟子語正本於此

彖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

剛應者九四一剛爲主而衆柔皆從之也志行者震剛動出於上而无阻也由坤而震爲能順理以動人皆悅從卦之所以爲豫也以卦體卦德釋卦名義

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

雷上爲天坤下爲地豫之道果能順理以動雖天地亦如其所行而弗違天意所祐即人心所向故建侯行師因民之所好而立之因民之所惡而討之无有不利也此專以卦德釋卦辭○按順以動上加豫字當逗斷若曰豫之爲道惟是順動則有如是之利耳非徒以豫樂而能致是也

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淸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震升爲日坎爲月震東春卦本重坤西南兼夏秋坎北冬艮東北兼冬春象四時坤順象不忒坎爲刑罰

艮止震出象淸坤衆順順應象民服更以順動之道推言之天地惟以順動故日月之昏旦盈虧无有過差四時之寒燠生成无有愆忒聖人亦以順動則上不拂乎民之情而民皆從於上之化故刑罰淸簡而民咸服然則豫雖非義之正而當其時則義存焉其義豈不大矣哉○按彖傳贊大矣哉者凡十二卦豫隨遯姤旅曰時義坎睽蹇曰時用頤大過解革但曰時聖人之所以意不盡言於此數卦者皆確有義蘊非漫然而贊其大也蓋易之爲教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六十四卦无不有時有義有用亦无

不各極其大顧其時義用之正且常者觀象知理不煩言而見也惟通其變而觀之理若不必大醇事或不能盡善而天道人事有必不可无是象者然後長言之不足而泳歎之故夫言義者嫌於不義者也言用者疑於不可用者也言時者時之不常而无定處者也即以所贊之十二卦觀之豫實安而怠廢旅窮大而失居隨以剛而從柔遯以陽而避陰姤以女而遇男五者舉不可爲義之是而值其時則當裁於非義者而見義焉義之所以大也坎處險而不出蹇見難而反止睽志孤而用乖三者舉不可爲用之宜而

値其時則當權於不用者而得用爲用之所以大也若夫頤養爲至常之道而顚與拂皆凶大過爲非常之材而撓與滅可懼難解之初旣宜往而復來又宜來而復往改革之事非已日則不孚非天人交順則不當此四者義用未嘗不具而適時爲最難故獨歎其時之大也他若否剝蠱困明夷未濟諸卦名雖不善然否傾終喜剝果常存蠱則能飭困乃得亨明夷用晦未濟不窮正義用之所從出而處其時者亦有一定之道均有不待長言以見意者其餘四十六卦則每卦有不易之時有至正之義用各備於爻象之

中故皆不言也大哉之歎即所謂盡利盡神者歟
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雷出地上大聲奮起鼓陰氣以上升爲豫之象先王
以此知夫聲音之道之可以導和樂也故作樂以崇
隆其德而極其殷盛以薦之上帝推配之以祖考焉
雷聲象作樂柔順爲德震起至上象崇五上天位象
上帝坎通幽震主器象薦坤陰自地升天象配祖考
蓋德蘊於微樂不作不覺其德之崇祖考處於幽非
薦樂則无以配帝猶之地氣伏藏於下非雷聲震動
則无以上達於天也○鄭氏康成曰王者功成作樂

以文得之者作籥舞以武得之者作萬舞各充其德
而爲制祀天帝以配祖考者使與天同饗其功也故
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
帝也

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窮猶極也初之得豫非迫不能待之時乃在初而卽
鳴豫位未窮而志已窮躁競之至故凶也

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中正故介如石卦之諸爻无得貞者二所以獨爲貞
吉也

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近乎豫而无中正之守故盱而不能介於石遲而異乎不終日由其位不當也

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震動上往坎中心亨象志行以豫及人而從之者衆故其志得以大行彖傳所謂剛應而志行也

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逸欲者喪心之事心喪則身必不久六五乘震剛而知危厲其中心未至於亡所以恒不死也○鄭氏汝諧曰若人得一痼疾雖不快於已亦足以久其生者

有戒心也

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上窮反下象不安冥豫在上者以沈溺之深而處窮極之時安能長享其豫所以必有變也

證舊說謂豫有三義釋彖所言和豫也六爻所言逸豫也重門擊柝以待暴客備豫也按聖人名卦義雖无所不包而理必歸一未有歧互其旨者豫祇是喜樂之義由喜樂必至於怠荒故序卦以爲喜而雜卦以爲怠彖象所言乃九四由豫之象諸爻所言乃諸陰躭豫之象其於豫之名義初无二致至備豫之豫

卦中竝无之中庸凡事豫則立爾雅豫敘也郭璞云

事預備則有敘其字義雖通用而設卦之象則无此

意繫辭所云乃是以卦畫取用一奇鍵衆偶象重門

雷震有聲象擊柝非取卦名之爲備豫也又有以六

三盱遲爲兼猶豫言之者但猶豫之豫與先豫義相

似所謂猶爲小犬走必先人是也後人以猶豫狐疑

相連竝將豫字解作疑字已屬誤會更取疑意以亂

卦名則全失聖人之旨矣

盱豫但言悔者以其必當有悔不待言其有也遲則

曰有悔者以其似可无悔而終於有也大凡易言有

者皆對似无而言易言无者皆對本有而言如无咎无悔无攸利无不利有凶有悔語例皆然

由豫大有得爻義最大而復以勿疑戒之者以其位非中正故卽由豫而進窮其弊蓋人情於人之從已其得之於憂患困苦中者則必感其誠其得之於安樂富貴中者則常疑其僞以其有所利而後來若无所利則且舍我而去故不足深信也然此心究是見之不明量之不廣天下慕義忘私之風豈能槩責之衆人若專以此取之則什伯人中無一一苐爲一介之有密友則可非所語於大有得之量矣

解者狃拘於四爲大臣之位五爲君位故釋五之貞疾或爲受制權臣或爲法家拂士爻義由此扞格而乖訓之理亦隘不知卦義有當以爻位分尊卑者如大有六爻初二爲卑遠三四爲公卿五爲君上爲賢此其位之必不可易者然全易如此之各指一位者仍罕其餘則以上下遠近之次言之幷有全不可繫其位爲何人當之者蓋使六爻槩執爲六人之位則六十四卦止于君臣六位之義而不足以冒天下之道矣此其蔽皆沿自京房而易理至今不可明也細玩四之由豫象辭明言利建侯則九四卽是君道以

其進可居尊故曰建正以其未至于五也又凡獨任勤勞爲衆人之所倚庇者亦可言由豫也至五之乘剛貞疾因四有震來虩虩之象五乘其上自然恐懼脩省乃其處豫之象如此非果九四實有其人爲之迫脅禁誡而後然也貞疾之道祗是柔近震剛尙知惕厲而不致縱恣盡人皆可取鑒不必泥爲君位之事斯理融而義備矣

朋盍簪簪字陸氏云疾也鄭氏云速也王肅作祖感反京房作撍荀爽作宗虞翻作戠戠叢合也戠猶埴也舊讀作撍埤蒼云撍疾也撍與簪同王原叔謂卽詩

不寁字按諸說簪字皆作速字解惟虞作戠鄭氏禹貢曰厥土赤戠墳今本作埴考工記用土爲瓦謂之搏埴之工九四一陽合衆陰如以坎水黏和坤土與象爲近又得戠二字韻亦相叶且古脂膏敗膱之膱亦作樴樴與戠同是黏合之意虞義戠字似爲近古或因戠近戩戩訛揩揩弁訛簪未可定也諸家以揩訓速義亦可通左傳昌歜之訛爲昌歜究屬未協若冠弁之簪則承訛無疑也又李鼎祚讀作攢字形雖相近弟攢卽是合於義亦覆此謹闕疑焉可也

冥升者升之極而无可升也冥豫者豫之極而无可

豫也大凡荒樂既過反覺怱怱不樂所謂興盡悲來理數自然如此審觀爻象足以醒人醉夢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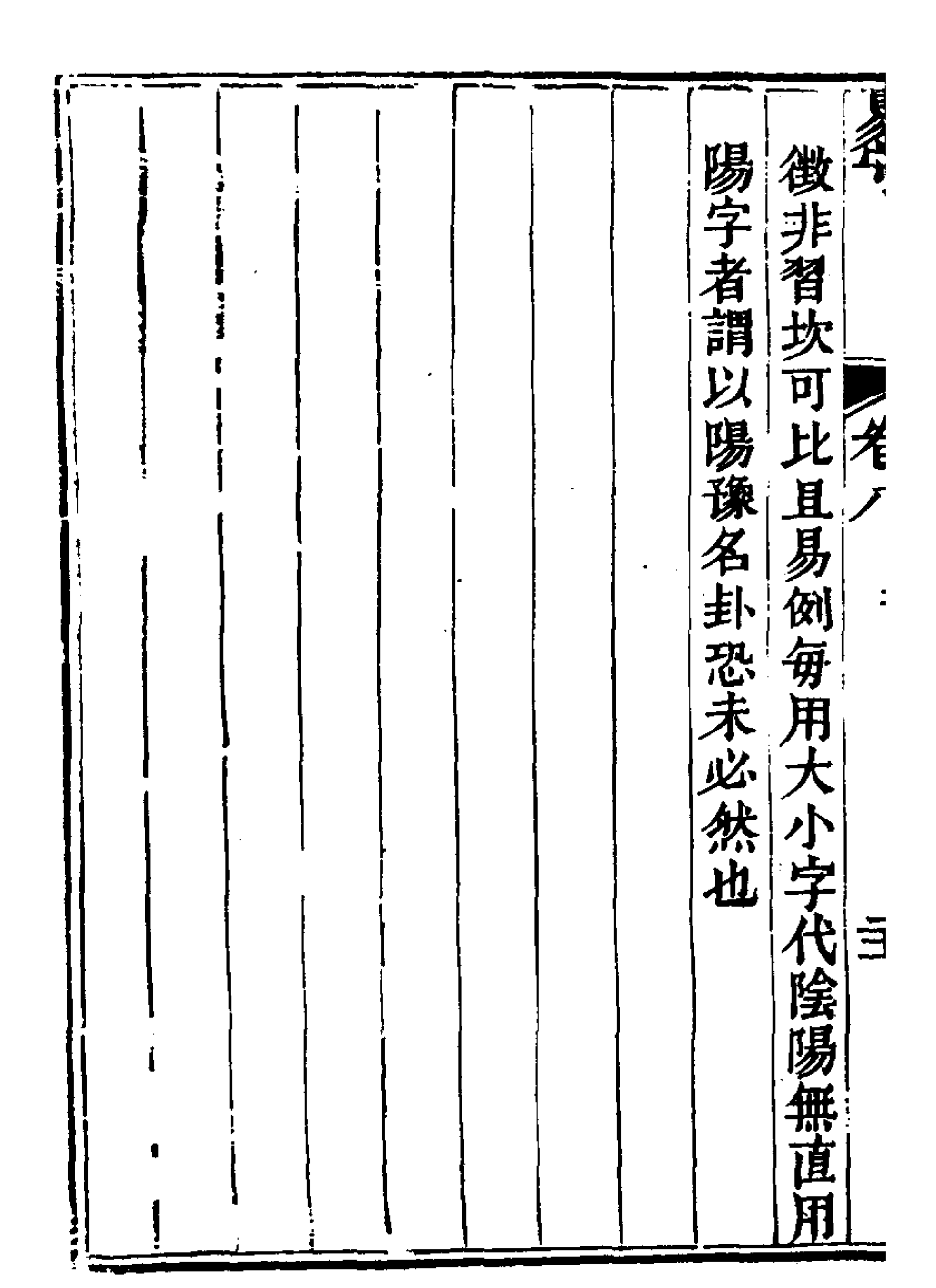
成有渝不嘗作能改過則可无咎解豫是怠荒之義雖一刻不可留戀所以必不終日乃為貞吉六三盱而尙遲即難免悔況至已成豈可復改爻言有渝无咎乃是樂變為災欲改無及方見儆惕之義與大過過涉滅頂无咎義同言過无可補也

彖傳推言豫道之大極於天地聖人然祇以順動二字反覆言之以卦義之善專在乎此否則豫樂非所以垂教也

兼山郭氏曰大司樂以圜鍾爲宮靁鼓靁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於地上之圜邱奏之圜鍾夾鍾也夏時二月律也又祭義禘有樂而嘗無樂以見先王作樂之道因雷之收發其微如此

凡三位爲將行而未上五位爲已行而居尊惟四正爲行上之時故履否睽未濟之剛居四位皆曰志行而豫四爲衆陰之所由豫則獨曰志大行

公羊傳孔子欲作春秋卜得陽豫之卦宋氏云夏商之卦名王氏易辨云舊易豫上原有陽字如習坎類而周易刪之其說皆不可攷按豫上加陽字於義无



徵非習坎可比且易例每用大小字代陰陽無直用陽字者謂以陽豫名卦恐未必然也

易守卷九

歸安葉佩蓀學

上經

☳☱ 震下兌上

隨元亨利貞无咎

隨從也震兌因重撰本內坤外乾而乾之上剛來於初坤之初柔往於上易道陽先陰後陰當隨陽陽不當隨陰而有時乎隨之者所以盡變通之利而不專執其常傳所謂无故也隨以趨時適道必其可以大亨仍利於得貞乃爲无咎有一不善而隨未可輕言矣春秋傳魯穆姜曰有是四德隨而无咎我皆无之

豈隨也哉深得卦辭之義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陽爲君陰爲民初剛在下象官渝變也剛上反下改其常德象渝二柔居正爲貞艮陰爲門二三四成艮二偶雙扉象門震初動往象出剛下於柔象交震行上進象有功官爲制事宰物之主不隨物而遷者初九乃下而隨柔於官之道爲有渝變惟所隨爲中正之二得貞而非詭隨故吉且剛本不可下伏初隨而動則能出乎二柔之上進行无阻其象爲出門以交而能有功是剛之來而下卽所以往而上故雖有渝而能

吉也爻言貞吉即卦之利貞有功即卦之大亨初爲
成卦之主故全舉彖意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
陰屬於陽彖係言繫屬也艮止不行彖失猶舍也初
剛在下象小子五剛在上象丈夫二與五應本當係
五因九五尙未下交義不可以上干初九近得所從
志不容以他適故係初小子而失五丈夫惟二能得
中正之道故也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四剛在上象丈夫初剛在下象小子巽爲近利三四五成

巽故三象求得四象有獲柔承剛下爲貞三與初同震體而初剛又下而隨柔似六三亦有係初之義因初已爲二所係既不可違與相爭九四上无所隨而下孚於三自不當近而相背故係四丈夫而失初小子然隨以剛下柔成卦故二上之柔皆待剛之來隨三獨巽順於四下而爲剛所說比是隨之有求於上而能得所欲者也因求得而有隨則涉於利欲之私雖居下未失爲貞而久恐漸恣故當居守其卑順之貞道則利也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剛以下柔爲隨四在三上似无下隨之義然四近三之巽順而說從之則柔且得交而上進故亦謂之隨陽實爲富六三求四爲得其利故象有得陰虛惟以身從陽九四比三爲得其人故象有獲春秋傳器物曰得人畜曰獲是也隨而私有所獲雖剛上本貞而暱情狥利於義爲凶然隨時本以濟事非謂剛之不可以有獲也特視其所以獲者如何耳苟其中有孚誠之志交以道義之正因以應務立功所獲愈光明而无私則又何咎之有四雖剛實而非中故戒以孚陽雖處上而不正故戒以道成艮雖光而體兌暗故

戒以明在道即卦之利貞明功即卦之大亨以四之爻義最易有咎故亦全舉彖意以示戒

九五孚於嘉吉

五剛中實爲孚陰陽好合曰嘉如嘉禮嘉耦之義謂相匹之美善也九五有剛健中正之德必無以暱比爲隨者故其隨乎上陰乃中誠孚合於嘉配所以吉也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於西山

拘專執也維以纚匝物也柔執外包象維王指九五兌爲[illegible]陰上說象亨兌方象西陰爲神道神高在

上象山謂西方名山之神也卦之柔爻有三二舍五
而係初三舍初而係四皆擇於兩有所係之中而始
從於一惟上陰更无他係而專在於五爲拘一以係
之象係之既專乃從而周衛維持之五上相隨之誠
篤如此其象求之人事中而无以擬其用也惟王者
用此以亨於西山則以中正誠一之德懷柔喬嶽而
鬼神无親惟德是依乃極其眷顧之隆一如係維之
固五與上相隨之用可觀此而得之矣

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

隨之成卦自乾剛來而下於坤柔而其卦爻震下於

兌初下於二五下於上无不以剛隨柔三四亦近比而各相隨其德則震動而兌說有動往從人說以相與之情卦所以爲隨也以卦體卦德釋卦名義

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

隨非守巳持正之道而不能不有隨者爲其時也時之所在易於溺情而狥俗若亨而不大則枉尋直尺雖有小亨而不可隨也或亨而失貞則枉尺直尋雖有大亨而亦不可隨也故必能大亨且貞而无咎而後天下之事始可以隨時矣傳倂彖辭爲一句而天下隨時順貫而下正見天下雖有當隨之時要必盡

善无弊而後可隨不可托於因時而失道也

隨時之義大矣哉

以剛隨柔本失常義若時處當隨而能不違時復不失義是惟可與權者能之其義豈不大矣哉

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雷主奮發澤主收藏澤中有雷是雷之動性隨澤以伏即仲秋雷始收聲之象也震東出日而沒於兌西象嚮晦巽爲入艮止不動象宴息君子以明動晦休故嚮晦則入内而宴安息止所以順天時也卦取動而隨物之義大象又取隨時不動之義象本另舉一

意不與卦旨同也

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官而有渝本失其職從得其正所以能吉出門交有功則剛不抑於柔仍不失其剛德矣

失丈夫弗兼與也

應爻爲與旣係於初義必失五弗兼與者從一不貳陰之貞也

係丈夫志舍下也

下謂初也原其志爲舍初則知係四之有所求矣

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獲其人以自私義必有凶惟有孚在道以能明而有功則可无咎也凡據所獲以便已者必朦昧惟恐人知藉所獲以濟世者自光明无不共見故有功則明也

孚於嘉吉位正中也

由九五之位居正得中故雖隨上陰而所孚无不善也蓋陰居極上爲悖本不可隨居上而爲兌說之陰益不當隨然爻位以剛下柔則時所當隨又近而相說則情所必隨而以九五之大中至正則所隨必无不善故卽九五爻位可斷其孚於嘉而吉也

拘係之上窮也

上陰无所應於下无可求於前其位巳窮而更无所係故拘係乎五也

〔證〕豫曰利建侯行師者偏辭也徧有所利則其餘皆不利可知矣隨曰元亨利貞无咎者備辭也備而後无咎則缺一焉而卽有咎可知矣

左傳載穆姜語直以元亨利貞爲四德蓋文言首二節原係文王所釋乾卦彖辭以爲凡例而周時傳習其語凡遇此四字俱作四德解如子服惠伯釋黃裳元吉亦云元者善之長可徵也自夫子專以四德屬

乾餘卦爲大亨而利以貞義始分晰而四德之義仍括其中鄭康成註此卦亦仍以四德分言則又知依舊解而未得孔子之旨者後人反以文言四德謂文孔各自立說則益昧其初矣

三陽隨陰皆爲官有渝因初爲剛來下柔之主故首發明之實冒全卦而言出門句則專是本爻象

易例應爻最重故凡爻之舍應而取比者必明其所以不取應之象隨之六二中孚之六四皆然其餘可以類推

以初爲小子以四五爲丈夫惟程朱最爲得解或以

五爲小子或以三爲小子均无當也

曲禮曰女子許嫁纓鄭注婦人有纓示繫屬也杜預釋例曰婦人無外於禮當繫夫之謚以明所屬爻辭以剛隨柔曰交曰孚以柔從剛但曰係其辨極嚴蓋剛能合柔以有爲柔但依剛以爲主也

有孚在道乃所以明功即亨由於貞之義故傳以明功承上句意

易立象以盡意故卦爻必取象獨至五之隨上則无象可擬蓋凡五承上爲尙賢而上陰不可以象賢上比五爲天祐而上陰又不可以象天若女子小人之

象則非中正之所隨者五爻因其旣无是象故直以理斷之則凡事屬陰類而能隨之盡善者皆可謂之孚嘉初非專指享山之事也至上爻因旣有是理而必以其象明之則陰道居五上而係眷无私者惟有享神之事合於斯象亦非竟以此概孚嘉之用也苟得其理則不執乎象而實不離乎象所謂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者此耳

上爻取象第因幽陰處高而象爲山推之百神之職皆可類觀不必用享之專在山也山又以兌屬西方而象爲西推之五方岳鎮皆可例舉不必享山之專

在西也此與益二之享帝升四之享岐山同是就爻
取象並无實事而先儒或以爲太王或以爲文王又
以爲享祭山川之占均非也
易之取象極變通又極精切隨之上六兌陰在君位
之上故概言西山乃天子所祭之名山也升之六四
兌陰在君位之下故指言岐山乃諸侯封內之山也
爻有上下故山有大小皆確按爻位言之又以見所
示之象不必泥而所定之位必不可紊也
初與五本以剛下柔爲失義然二五皆得中正故隨
二隨上而皆吉三四本不中不正又以柔下剛爲得

貞故隨亦无咎六爻无不以得正爲重天下未有舍經而能權者也

初隨二因二之中正而知隨之貞五隨上又因五之中正而知所隨之嘉一則審諸人一則視之巳猶之觀其所主觀其所爲主之法

郭氏舉正謂大亨貞无咎句脫利字謬

天下隨時王肅本改時作之遂與卦旨相悖不知剛來下柔專是言我隨物不是言物隨我卦爻均非有兩義也

義用皆因時而起而隨時之文本相連故他卦曰時

義時用此卽順其文曰隨時之義聖言取其理達辭明而已不沾沾求合於句法也王肅本改作隨之時義不必從也

傳言不失也辭極淺而義甚深訟九四渝安貞剛變柔而不訟隨初九交有功剛下柔而能出皆以剛德幾失而能不失故以不失明之正對渝字而言也凡傳內未失不自失等辭俱當以此參之

後漢書註高堂隆曰闡之先師物无也故事也雜卦傳隨無故也豐多故也二故字皆當作事字解蓋隨人則無專主之事窮大則有多事之擾正與卦義爲

合且隨則无事亦與蠱則有事反覆相應也

☶☴ 巽下艮上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用三日

蠱虫敗物也與隨反覆巽艮因重揲本內乾外坤而乾之初剛往於上坤之下柔來於初剛止无爲而柔巽不果因不事其事而致萬事之隳壞如疾之害身蠱之蠹器故名蠱而傳以爲事又以爲飭者事既壞則當振飭而有事也元始也蠱之時因惑溺廢事而上下之志不通故首當有以亨通之利於力濟艱阻若涉大川之健往巽木震行（三四五成震）以出兌澤（二三四成兌）

兌
涉川象也甲者辰首之名氣化生成以十干紀歲時甲木暢達爲物之始庚金斷草爲物之終巽體坤元爲至卑易撓之陰蠱卦巽柔在內則疲靡不振而無以作始利用剛德以始之巽卦重巽在外則優柔不斷而無以成終利用剛德以終之剛者乾也乾知大始爲木果象甲之能始乾變用九又爲金象庚之能終陽象日自巽東南至乾西北前後各三位象先後三日其必兼言先後者八卦之用惟乾用終知始故以先後象終始也蠱巽二卦以巽陰之無始無終非乾道之剛健中正不足以救陰柔之敝故皆以乾

爲象蠱之將終事常有始而未始之先必盡去陰慝之淊溺如甲木之質幹堅凝而後足以堅固故溯三位而用乾之嚴毅以持之不撓既始之後必大振陰志之凝懦如甲木之乘時勃發而後足以奮興故仍歷三位而用乾之剛果以行之不息如是以殫涉川之力而蠱乃能元亨矣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巽木艮堅象幹木本之强力而能奮達者也上剛位高象父卦以剛上悅柔成蠱故象父之蠱言由積累以貽患其致疢者深也剛去至上而柔來居初象有

子父故曰考者成終之稱自初至五皆子幹父蠱而初子正繼父往之位與上剛遠不相及若父故而子承之者故獨稱考考雖貽蠱於後人而子能幹之則克纘其事而无咎然初柔恐不克負荷故能危惕不違則終得吉也○自剛下成隨反覆爲剛上成蠱卦體從上而下觀剛止不動而悅緘巽順爲𧰼高逸豫暱比諂媚之象故卦名爲蠱六爻自下而上行巽陰始生而暢悅震奮以極於堅實如繼體復興厲志有爲之象故自上九而下由初至五皆爲幹蠱卦材主靜而爻變主動觀象之用異也然初柔爲生陰之始

可以言有子而巽懦恐不足為作事之始故象詠以
甲用三日爻戒以厲乃无咎其義一貫也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上剛為父則五柔承上為母二與五應故象幹母之蠱陰之致蠱暗於理而蔽於私本以優柔而長懸二之進幹有不可更以柔正為貞者惟九二以剛處柔幹之得中而盡善蓋因其不可貞而不貞卽所以為貞也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

三位應上故為幹父之蠱頻巽不定故小有悔震行

能決故无大咎以三在反覆之位故也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

四五與上同體故皆象父蠱裕寬益也兌悅徐緩象裕乘震動起象往艮止光明象見六四純柔无爲當積蠱之後而仍以悅豫處之是不能幹而反益長其蠱者也雖欲往而有事而怠緩不振艮止於前卒見其吝而不能行矣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

柔能順剛象譽凡事順則不違則無過可議所以有譽也六五處剛中之位其才足以幹蠱而有餘而能

用柔以承上剛德充道洽純懿中和用以克成令譽斯爲幹之至善者也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五居尊象王三成震象侯上九近五而不承敵三而不應出止卦外象不事王侯上位高象高尚艮上本象爻之成蠱者而蠱亂无義可言惟剛正處外自有獨善其身之象故別以高尚其事言之蓋天下壞亂之時在事中者宜竭力以濟艱必以國事爲家事在事外者宜潔身以遠引不以世事累身事皆示人處蠱之道也

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

乾之初剛極於上而坤之上柔下於初二體艮剛在上巽柔在下上下隔塞而志不通庶事必至於廢弛其性情則巽順以躭惑溺而惰止以樂因循縱恣偷安未有不至於亂者卦之所以爲蠱也以卦體卦德釋卦名義○蘇氏軾曰器久不用而蟲生之謂之蠱人久宴溺而疾生之謂之蠱天下久安无爲而弊生之謂之蠱

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艮光下覆象天下乾爲治巽進上行象往震動奮起象有事乾爲天謂乾行也蠱之時天下大亂能有以始亨之而天下即可轉亂而爲治也往而有事所以起無事之微也艮陽至上而終而巽陰不克有始惟用乾甲之剛制其終以盡去玩弛之積習則以震動奮興爲之創始乃天之所以健行成化者故有取於先後甲之三日欲人之法天德以拯亂也

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山靜止而風動發爲蠱之象君子以之爲治人修巳之道振動其民使不習於逸諺如風之披拂庶彙也

涵育其德務益底於篤實如山之養成材用也

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初柔內動象意居下繼上象承考之致蠱必有賁志於不及幹者故幹之不承其事正所以承其意也

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道者正也以純柔不可貞故得中乃不違乎道也

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方幹不免小悔既幹則終无咎矣

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志欲往而才不逮也

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剛位用柔象德承謂承上剛也六五非柔不能事者因承上以德而无用剛之迹和順不悖故見其爲柔也

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艮闕居高下所觀法象可則出處因時不降其志故可以爲法則也

證春秋傳曰疾如蠱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於文皿蟲爲蠱穀之飛亦爲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皆同物也蠱字義類莫備於此其釋卦亦最簡盡蓋

蠱木是虫名說文援易傳曰蠱事也則是治蠱之道

盧氏曰不事事也則是致蠱之由均非正訓蠱字尚

書大傳曰乃立五史以書五帝之蠱事伏曼容以爲

太古之時无爲无事也案大傳所謂蠱事者殆以五

帝荒遠其事日久廢壞乃書之以備攷監猶修廢舉

墜之意耳非謂五帝卽有蠱事也若以爲太古无爲

則又有何事可書伏說其猶習於漢時黃老家言者

歟

涉川三句皆祇申明元亨二字之義涉大川亨也先

甲後甲始亨也

乾戰西北所以息四陰之終而作三陽之始故萬化之終始必歸於乾餘卦則皆禀乾令而分運於中者惟巽爲陰生之始位居東南與乾遥對陰始既不克有終而陰又無能自始故八卦中惟乾爲有終有始亦惟巽爲無始無終者造化循環之鍵鑰也蠱之先甲後甲傳明言終則有始巽之先庚後庚爻明言无初有終二卦皆由巽在內外起義而言甲於彖首以見其當始言庚於五位以見其當終聖言已直揭其奥則甲始庚終烏可舍乾道之大而別求異説哉

或問蠱巽皆無乾象可以外取諸乾曰乾坤爲易之

門凡卦無不用其德猶之用九用六不必其卦之顯有乾坤也如易惟九五爲乾之正位故得稱大人巽之利見大人有九五卽是位乎天德之乾故庚象於五爻實指之蠱諸爻無九五故甲象於象首渾舉之而夫子釋傳則曰終則有始天行也終而復始乃乾戰之時故曰天行明其爲乾之行事也然則以庚終甲始爲用乾道聖人已不啻明切舉示之矣

蠱自隨之震下反覆爲艮上是終也終止則亂而巽內不足以振始故甲門資始之乾所謂終則有始也巽卦陰先居內是無初也陰道先迷後得主可以无

初而不可无終故上順於九五之大人而庚用貞終之乾是无初有終也蓋先甲後甲爲乾之元亨陽之有始也先庚後庚爲乾之利貞陽之有終也故蠱彖曰元亨巽五曰貞吉

蠱之艮止於上而巽入於下直是陽終陰始所以極亂惟用乾甲則能終陰始陽所以元亨至巽卦上下皆巽則是陰始陰終而實無始無終故用乾庚以終之旣有終則自能有始矣大抵天行氣化全在能以終爲始此乾道之所以變乾行之所以戰乾元之所以用九也

乾德之始本爲震然震爲萬物之始出而終陰以資始者必用乾非乾始於消息之會則震亦无物可始也乾德之終卽爲艮然艮爲萬物之成終而戰陰以有終者必用乾非乾終於絕續之交則艮亦无物可終也乾道握其終始之主宰而後艮震以次效其終之始之之用明乎此則甲始庚終之象洵非乾莫屬矣

器之蠱者必毀疾之蠱者必亡聖人明天下壞亂之象而名其卦曰蠱復告以治蠱之道曰終則有始此時必有撥亂反正除舊布新之全力方足以終而復

始由天行言之則正爲戰乎乾之時也故甲象非乾不足以當之朱子亦云似漢唐之衰到那極敝大壞時則將復興亦此意也

彖傳言天行者祇三卦蠱與剝復是也剝陰長至五而陽順而止之以息其消是乾之戰陰以終也及窮上反下而陽復極震動進往之勢是乾之終陰而始也蠱則亂極而治卽是由剝而復必用乾之終而有始故三卦皆曰天行乃實指其爲乾之所行也不曰運而曰行則天德之全體大用併用力於此時非第謂運數之適然也

乾坤之氣遞分三用而初氣實爲之統貫如陰長之卦必言剝牀貫魚拔茅告命皆自巽陰積算猶乾爲君道而主器建侯統寄於震陽也蠱下无始巽上无終則天道人事幾於滅熄皆由巽陰撓敗之故非用乾无以反正其不直言乾而必取象於甲庚三日者甲庚以明始終之象三日則明其皆由巽位起數而以先後體乾之終始凡作事輕率則无成必先之後之以凝固其力惟乾以終爲始而自巽至乾適前後各閱三位故備舉先後三日言之也

甲庚之義舊說不一大槩皆從干支布算各抒新意

畧採數說以備參攷○李氏鼎祚引子夏傳云先甲三日者辛壬癸也後甲三日者乙丙丁也案甲之先後六辰與終始天行何與其爲僞書無疑矣○馬氏融曰甲在東方艮在東北故云先甲巽在東南故云後甲所以十日之中惟稱甲者甲爲十日之首蠱是造事之端故舉初而明事始也言所以三日者不令而誅謂之暴故令先後各三日欲使百姓遍習行而不犯也案甲爲事始之義是矣然甲爲東方而以艮巽之中取之則庚在西方而巽卦並无坤乾何也○鄭氏康成曰甲者造作新令之日甲前三日取改過

自新故用辛也甲後三日取丁寧之意故用丁也其說朱子取之本義云先甲三日辛也後甲三日丁也前事過中而將壞則可自新以爲後事之端後事方始而尚新然更當致其丁寧之意先庚三日丁也後庚三日癸也丁所以丁寧於其變之前癸所以揆度於其變之後朱子又云看來又是設此爲卜日之吉模樣丁與辛皆是古人祭祀之日但癸日不見用處案鄭氏之說是聖人立象直以甲庚爲丁辛癸隱語豈其然乎則何不竟以丁辛癸爲象也其於終始之義仍无切實處卽朱子似亦不以爲定論也○虞氏

仲必曰謂初變成乾乾爲甲至二成離離爲日謂乾三爻在前故先甲三日賁時也變三至四體離至五成乾乾三爻在後无妄時也易出震消息歷乾坤乾爲始坤爲終故終則有始震庚也謂變初至二成離至三成震震主庚離爲日震三爻在前故先庚三日謂益時也動四至五成離終上成震震爻在後故後庚三日也巽初失正終變成震得位故无初有終案乾甲震庚本襲用京房納甲之法而以蠱巽二卦逐爻任意變去必使之爲乾震而後已則六十四卦何一不可變爲乾震而用甲庚象乎此最爲逞臆而不

顧者其於卦旨之是非更弗論矣○王氏輔嗣曰甲者創制之令創制不可責之以舊故先之三日後之三日令洽而後乃誅也因事申令終則復始若天之行用四時也申命令謂之庚以正齊物不可卒也民迷固久直不可肆也故先申三日令著之後復申三日然後誅而无咎怨矣甲庚皆申命之謂也案漢制令之重者謂之甲令文王演易何由以漢制取象既以創令爲甲而申命非申酉之申何以謂之庚且云甲庚皆申命之事是甲亦庚庚亦甲也二卦之分取何義又卦中初未有犯令誅民之意何以及之皆所

謂河漢其言者也○程傳曰甲數之首事之始也治蠱之道當思慮其先後三日蓋推原先後為救弊而久之道先甲謂先於此究其所以然也後甲謂後於此慮其將然也一日二日至於三日言慮之深推之遠也究其所以然則知救之之道慮其將然則知備之之方善救則前弊可革善備則後慮可久此古之聖王所以新天下而垂後世也庚者變更之始也十干戊己為中過中則變故謂之庚事之改更當原始要終如先甲後甲之義如是則吉也案程子專就甲始庚更字而疏解其以庚為發號施令之事未免與

有終義隔闕然能不襲納甲不雜先天其言尚不甚
支蔓特無以深探其原耳○張子橫渠曰後甲三日
成前事之終先甲三日善後事之始也剛上柔下故
可爲之倡是故先甲三日以鋼其法後甲三日以重
其初明終而復始通變不窮也至於巽之九五以其
上下皆柔故必无初有終是故先庚後庚不爲物首
也案蠱以艮巽致亂則非以剛上柔下爲能倡始也
巽陰利見大人以斷草則非以九五爲讓始而无初
也益甲庚所以治蠱巽之弊非謂二卦自具甲庚之
川也○蘇氏子瞻曰陽生于子盡於巳陰生于午盡

于亥陽爲君子君子爲治陰爲小人小人爲亂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則世所謂六庚也甲庚之先後陰陽相反故易取此以寄治亂之勢也先甲三日子戌申也申盡於巳而陽盈矣盈將生陰治將生亂故受之以後甲後甲三日午辰寅也寅盡於亥然後陰極而陽生蠱无九五以幹之則其治亂皆極其自然之勢勢窮而後變故曰終則有始天行也巽則不然初雖失之後必有以起之先庚三日午辰寅也後庚三日子戌申也庚之所後甲之所先也故先庚三日盡於亥後庚三日盡於巳先陰而後陽先亂而後治故曰

无初有終案陽生子陰生午之說本非至論即就其說亦祗以建子建午之月言之或以一日之子午時言之亦可乃甲丙戊庚壬五干所同未嘗必於甲庚所值之子午而後陰陽生也今如蘇說而以時計之則是兩日半一生陽兩日半一生陰也若以月計之又是兩年半一生陽兩年半一生陰也有是理乎復以子戌申之在秋冬暮夜者為陽盛午辰寅之在春夏旦晝者為陰盛是與天道正相反也且謂先甲為亂後甲為治更失卦義其亦偶眩於六甲六庚之月而未暇致詳者耶○吳氏澄曰此筮日之占漢書武

紀元鼎五年詔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丁酉拜貺於郊註云先甲三日辛也後甲三日丁也曲禮云內事用柔日辛丁皆柔日也然朱子嘗疑癸日不見用處且蠱巽二卦何以忽及筮日之占毫無理致殆襲鄭氏而尤膚淺者歟○熊氏朋來曰蠱隨相伏蠱之陰隨之三陽伏焉蠱初爻變大畜則內卦爲乾先甲也至四五爻變无妄則外卦爲乾後甲也巽震二卦亦相伏所以言庚者震庚也蠱隨反對以卦之全體得乾故言先甲後甲於彖辭重巽伏震先庚也九五變則三至五又互震後庚也周公因蠱之乾甲紀巽之

震庚巽九五變爲巽之蠱蠱六五變爲蠱之巽庚甲相直巽蠱相入特于五爻言之也其說何氏楷取之按此亦仍襲虞氏納甲之法而尤爲疎舛如以巽之伏震例蠱則蠱之伏隨乃震兌也非乾也若以蠱之陰爻變陽例巽則巽亦當變乾而无震矣皆任意挨配而究無的解者也○胡氏炳文曰蠱由巽艮而成當從巽艮看先天甲在東之離由甲逆數離震坤三位得艮先甲三日也自甲順數離兌乾三位得巽後甲三日也文王發先天於彖周公發後天於爻故取後天艮巽三卦其方爲庚巽體无艮九五變則爲蠱

故特於爻發之案蠱何以當用先天巽何以當用後天不可解也巽艮顯爲重卦何以必從甲庚而起不可解也因重巽无艮而强變五爻以求合則蠱六五奚獨不當變巽邪均不可解也其於始終大義則愈遠矣○來氏知德曰文王圓圖艮巽夾震木於東之中故曰先甲後甲言巽先於甲艮後於甲也伏羲圓圖艮巽夾兌方於西之中故曰先庚後庚言巽先於庚艮後於庚也先三後三六爻也案來取甲義畧本馬氏而又附會先天以配庚字其覩雲峯胡氏之説則移東換西猶之朝三而暮四者也易解至此滋惑

矣○毛氏奇齡曰蠱以甲木爲主木可以克土則用木之剛而去土之柔巽以庚金爲主木爲金所克則去木之柔而用金之剛先甲三日辛壬癸也後甲三日乙丙丁也先庚三日丁戊己也後庚三日辛壬癸也甲去戊己庚去甲乙凡以惡其消之也棠辰周於十安可去一如謂用木去土用庚去木則是丙不用庚辛壬不用丙丁亦可言也據術士生克之說以設易抑又出圖讖下矣○官舍鮮藏書未及博稽衆說偶採數家本不必僭加剔抉以蹈伐異之嫌因易理如天高日遠設者扣槃捫燭易於眩似爲眞而微言

終晦故不得不一一探索以求其是歐陽氏有云世無孔子久矣六經之旨失其傳其有不可得而正者自非孔子復出無以得其真也今以末學之一得附諸家後其爲不得親炙於聖人者均也庸能必天下後世之是此而非彼哉惟信諸道而已故備錄之以俟夫有道者正焉

蠱是治亂一大轉關而彖傳曰蠱元亨而天下治也一若治之甚易者何也蓋天下當壞亂之極人心望治若救焚振溺得其人而拯之尤易爲功故一亨而无不治孟子所謂猶反手者也

二應五爲榦母至五爻則不言爲母而仍以承上取
爲子之象上爲父蠱而五又以順剛取用譽之義爻
辭極爲變動不居總以蠱亂本象不得示訓故也
易凡言譽者皆主柔順剛而言以柔本不能有爲順
剛則得主成功故名譽歸之如蠱五旅五皆順上剛
日用譽曰譽命蹇初順三剛曰來譽豐五順四剛曰
慶譽至坤四純柔則曰无譽大過九五以剛得柔則
譽反爲之損全經義例皆同五之用譽非謂應二取
多譽之義也
德本屬剛而其象則似柔以其和順積中渾然粹美

不見剛猛之迹書言文王之德徽柔懿恭詩言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卽其象也故易於訟六三曰舊德小畜巽陰曰文德蠱六五曰承以德益九五應六二曰惠我德皆取其為柔象也

幹蠱貴剛而五取柔德者蓋惟承以德則仁聲義問躋一世於和平纔可言天下治六五所以用柔象也要之德固非真柔五之用譽亦非真用柔道其以柔承上剛者乃是事事順天理而當人心卽是順剛之柔此與大有鼎於五爻均以剛中為本而取象於柔也

无事爲蠱有事爲幹上九不事王侯自有介然特立
之志不事卽其事也故又曰高尚其事
卦名取物象者遯豕大壯羊中孚鳥卵小過飛鳥諸
卦无不象其物宜蠱爲蠱象以卦畫觀之一奇爲首
二偶承之若四足又二奇爲身一偶承之若二足稽
諸人物羽毛之有足者率止於二與四其足之多者
必虫也若蝗螟蠅蟀之類四足在前二足在後正與
六畫相肖殆亦所兼取也
傳云風主蟲說文風動蟲生故蟲八日而化趙古則
曰凡物露風則生虫故風從虫篆風雨皆是陰氣陽

升陰而上和則爲雨陽過陰而下噴則爲風雨多則潤風多則燥潤生草木燥生蟲豸故歲旱多風則蝗出害稼皆是此理蠱卦艮陽亢於上巽風散於下適合旱風生蟲之象故卦名取蠱亦通乎氣化者也

巽順則諂艮止則媮上溺怠荒而下恣鼓煽未有不成蠱者若許昌之廢見於山陽金墉之害貽於懷愍房陵禍貽於顯慶內禪變訖於靖康莫不由父之孽至子而發者紂其期實厚其毒故爻詞必以父子言之聖人就卦爻立象而千百世下禍變迭形不出數畫之中單辭之內所謂神以知來者豈假術數也哉

傳言剛上而柔下與恆彖同而卦義異者恆之剛爲震動蠱之剛爲艮止震剛在四爲用事之位艮剛在上爲事外之位止而无事所以成蠱也

易守卷九

姜承霈 承霖 校字